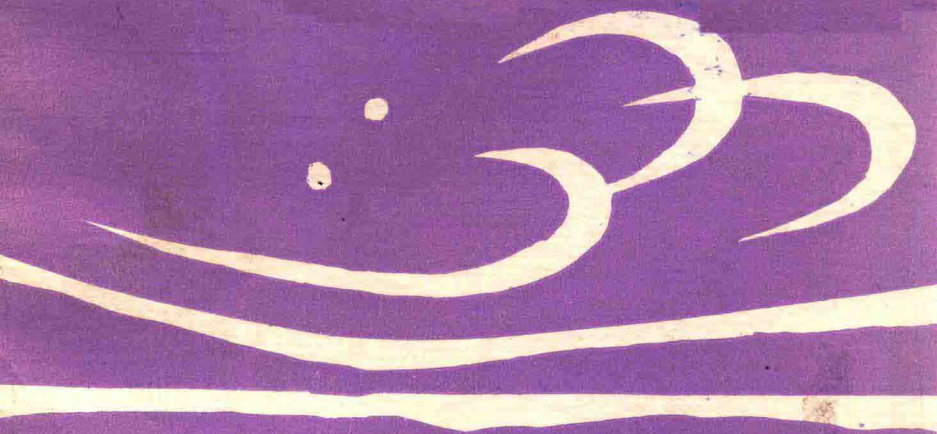

中国当代文学

戏剧选 1



中国当代戏剧选

(一)

北京师院中文系
现代文学教研室编

一九八三年三月

前 言

为了配合《中国当代文学》课的教学，我们编选了这套教材，包括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》、《中国当代小说选》、《中国当代散文选》、《中国当代诗歌选》和《中国当代戏剧选》共五种。这五种教材所选篇目，是依据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，并参考了十院校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》的内容选编的。由于课时和教材篇幅限制，以及编者水平有限，遗漏或不当之处恐不在少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当代剧戏选》选入建国之初到新时期三十几年间的优秀话剧十部。先后顺序大体按照发表（或写作）时间排列，分为一、二两册。

《中国当代戏剧选》是由阎青山同志负责编选的。

编 者

一九八三年三月

目 录

龙须沟·····老 舍 (1)

茶 馆·····老 舍 (69)

关汉卿·····田 汉 (137)

蔡文姬·····郭沫若 (225)

胆剑篇·····曹 禺 (297)

龙 须 沟

(三幕六场话剧)

老 舍

人 物 表

王大妈——五十岁的寡妇，吃苦耐劳，可是胆子小，思想旧。她的大女儿已出嫁，二女儿正在议婚。母女以焊镜子的洋铁边儿和针线活为业。简称大妈。

王二春——王大妈的二女儿，十九岁。她认识几个字，很想嫁到别处去，离开这臭沟沿儿。简称二春。

丁四嫂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心眼怪好，嘴可厉害，有点嘴强身子弱。她的手很伶俐，能作活挣钱。简称四嫂。

丁四爷——三十岁左右，四嫂的丈夫，三心二意的，可好可坏，蹬三轮车为业。他因厌恶门外的臭沟，工作不大起劲。简称丁四。

丁二嘎子——十二岁，丁四的儿子，不上学，天天去拣煤核儿，摸螺蛳什么的。简称二嘎。

丁小姐——二嘎的妹妹，九岁。不上学，随着哥哥乱跑。简称小姐。

程疯子——四十多岁。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，因受压迫，不能登台，搬到贫民窟来——可还穿着长衫。他有点神神气气的，不会以劳力换钱，可常帮忙别人。他会唱，尤以数来宝见长。简称疯子。

程娘子——程疯子的妻，三十多岁。会作活，也会到晓市上作小买卖，虽常骂丈夫，可是甘心养活着他。疯子每称她为“娘子”，即成了她的外号。简称娘子。

赵老头——六十岁，没儿没女，为人正直好义，泥水匠。简称赵老。

刘巡长——四十来岁。能说会道，善于敷衍，心地很正。简称巡长。

冯狗子——二十五岁。给恶霸黑旋风作狗腿。简称狗子。

刘掌柜——小茶馆的掌柜，六十多岁。简称掌柜。

地痞一人。

警察二人。

青年一人。

群众数人。

第一幕

时 间 北京解放前，一个初夏的上午，昨夜下过雨。

地 点 龙须沟。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，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，夹杂着垃圾、破布、死老鼠、死猫、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。附近硝皮作坊、染坊所排出的臭水，和久不清除的粪便，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。不但沟水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，而且气味也教人从老远闻见就要作呕，所以这一带才俗称为“臭沟沿”。沟的两岸，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、耍手艺的，各色穷苦劳动人民。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，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。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，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，更谈不到厨房；没有自来水，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；到处是成群的跳蚤，打成团的蚊子，和数不过来的臭虫，黑压压成片的苍蝇，传染着疾病。

每逢下雨，不但街道整个的变成泥塘，而且臭沟的水就漾出槽来，带着粪便和大尾巴蛆，流进居民们比街道还低的院内、屋里，淹湿了一切的东西。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，臭水甚至带着死猫、死狗、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，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，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，也凄惨地蠕动着。

布 景 龙须沟的一个典型小杂院。院子不大，只有四间东倒西歪的破土房。门窗都是东拼西凑的，一块是老破花格窗，一块是“洋式”窗子改的，另一块也许是日本式的旧拉门儿，上边有的糊着破碎不堪发了霉的旧报纸，有的干脆钉上破木板或碎席子，即或有一半块小小的破玻璃，也已被尘土、

煤烟子和风沙等等给弄得不很透亮了。

北房是王家，门口摆着水缸和破木箱，一张长方桌放在从云彩缝里射出来的阳光下，上边晒着大包袱。王大妈正在生着焊活和作饭两用的小煤球炉子。东房，右边一间是丁家，屋顶上因为漏雨，盖着半领破苇席，用破砖压着，绳子拴着，檐下挂着一条旧车胎；门上挂着补了补钉的破红布门帘，门前除了一个火炉和几件破碎三轮车零件外，几乎是一无所有。左边一边是程家，门上挂着下半截已经脱落了破竹帘子；窗户上糊着许多香烟画片；门前有一棵发育不全的小枣树，借着枣树搭起一个小小的喇叭花架子。架的下边，靠左上角有一座泥砌的柴灶。程娘子正在用捡来的柴棍儿烧火，蒸窝窝头，给疯子预备早饭。（这一带的劳动人民，大多数一天只吃两顿饭。）柴灶的后边是塌倒了的半截院墙墙角，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，稀稀落落的电线杆子，和一片阴沉的天空。南边中间是这个小杂院的大门，又低又窄，出来进去总得低头。大门外是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对面有一所高大而破旧的房子，房角上高高的悬着一块金字招牌“当”。左边中间又是一段破墙，左下是赵老头子所住的一间屋子，门关着，门前放着泥瓦匠所用的较大工具；一条长凳，一口倒放着的破缸，缸后堆着垃圾，碎砖头。娘子的香烟摊子，出卖的茶叶和零星物品，就暂借这些地方晒着。满院子横七竖八的绳子上，晒着各家的破衣破被。脚下全是湿泥，有的地方垫着炉灰，砖头或木板。房子的墙根墙角全发了霉，生了绿苔。天上的云并没有散开，乌云在移动着，太阳一阵露出来，一阵又藏进去。

〔幕启：门外陆续有卖青菜的、卖猪血的、卖驴肉的、卖豆腐的、剃头的、买破烂的和“打鼓儿”的声音，还有买菜还价的争吵声，附近有铁匠作坊的打铁声，织布声，作洋铁盆洋铁壶的敲打声。〕

〔程娘子坐在柴灶前的小板凳上添柴烧火。小姐子从大门前的墙根搬过一些砖头来，把院子铺出一条走道。丁四嫂正在用破盆在屋门口舀屋子里渗进去的雨水。二春抱着几件衣服走出来，仰着头正看刚露出来的太阳，把衣服搭在绳子上晒。大妈生好了煤球炉子，仰头看着天色，小心翼翼的抱起桌上的大包袱来，往屋里收。二春正走到房门口，顺手接进去。大妈从门口提一把水壶，往水缸走去，可是不放心二春抱进去的包袱，眼睛还盯在二春的身上。大妈用水瓢由水缸里取水，置壶炉上，坐下，开始作活。〕

四 嫂 （递给娘子一盆水）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，摔了盆，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！

小 姐 你怎么不管哥哥呢？他一清早就溜出去，什么事也不管！

四 嫂 他？你等着，等他回来，我不揍扁了他才怪！

小 姐 爸爸呢，干脆就不回来！

四 嫂 甭提他！他回来，我要不跟他拚命，我改姓！

疯子 （在屋里，数来宝）叫四嫂，别去拚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！

娘 子 （把隔夜的窝头蒸上）你给我起来，屋里精湿的，躺什么劲儿！

疯子 叫我起，我就起，尊声娘子别生气！

小 姐 疯大爷，快起呀，跟我玩！

四 嫂 你敢去玩！快快倒水去，弄完了我好作活！晌午的饭

还没辙哪！

疯子 （穿破夏布大衫，手持芭蕉扇，一劲地搨，似欲赶走臭味；出来，向大家点头）王大妈！娘子！列位大嫂！姑娘们！

小姐 （仍不肯去倒水）大爷！唱！唱！我给你打家伙！

四嫂 （过来）先干活儿！倒在沟里去！（妞子出去）

娘子 你这么大的人，还不如小姐子呢！她都帮着大人作点事，看你！

疯子 娘子差矣！（数来宝）想当初，在戏园，唱玩艺，挣洋钱，欢欢喜喜天天象过年！受欺负，丢了钱，臭鞋、臭袜、臭沟、臭水、臭人、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！（弄水洗脸）

娘子 你呀！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！

四嫂 别那么说，他总比我的那口子强点，他不是这儿（指头部）有点毛病吗？我那口子没毛病，就是不好好地干！拉不着钱，他泡蘑菇；拉着钱，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！

疯子 （一边擦脸，一边说）我这里，没毛病，臭沟熏得我不爱动。

〔外面有吆喝豆腐声。〕

疯子 有一天，沟不臭，水又清，国泰民安享太平。（坐下吃窝头）

小姐 （进来，模仿数来宝的竹板声）呱唧呱唧呱唧呱。

娘子 （提起香烟篮子）王大妈，四嫂，多照应着点，我上市去啦。

大妈 街上全是泥，你怎么摆摊子呢？

娘子 我看看去！我不弄点钱来，吃什么呢？这个鬼地方，一阴天，我心里就堵上个大疙瘩！赶明儿六月连阴天，就

得瞪着眼挨饿！（往外走，又立住）看，天又阴得很沉！

小 姐 妈，我跟娘子大妈去！

四 嫂 你给我乖乖地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准去！（扫阶下的地）

小 姐 我偏去！我偏去！

娘 子 （在门口）姐子，你等着，我弄来钱，一定给你带点吃的来。乖！外边呀，精湿烂滑的，滑到沟里去可怎么办！

疯 子 叫娘子，劳您驾，也给我带个烧饼这么大。（用手比，有碗那么大）

娘 子 你呀，呸！烧饼，我连个芝麻也不会给你买来！（下）

小 姐 疯大爷，娘子一骂你，就必定给你买好吃的来！

四 嫂 唉，娘子可真有本事！

疯 子 谁说不是！我不是不想帮忙啊，就是帮不上！看她这么打里打外的，我实在难受！可是……唉！什么都甭说了！

赵 老 （出来）哎哟！给我点水喝呀！

疯 子 赵大爷醒啦！

小 姐 （跑过去）怎样啦？怎样啦？

大 妈 只顾了穷忙，把他老人家忘了。二春，先坐点开水！

二 春 （往回跑）我找余子去。（入屋中）

四 嫂 （开始坐在凳上作活）赵大爷，您要点什么呀？

疯 子 丁四嫂，你很忙，伺候病人我在行！

二 春 （提余子出来，将壶中水倒入余子，置炉上，去看看缸）妈，水就剩了一点啦！

小姐 我弄水去！

四嫂 你歇着吧！那么远，满是泥，你就行啦？

疯子 我弄水去！不要说，我无能，沏茶灌水我还行！帮助人，真体面，甚么活儿我都干！

大妈 （立起）大哥，是发疟子吧？

赵老 （点头）唉！刚才冷得要命，现在又热起来啦！

疯子 王大妈，给我桶。

大妈 四嫂，教姐子帮帮吧，疯子笨手笨脚的，再滑到臭沟里去！

四嫂 （迟顿了一下）姐子，去吧！可留点神，慢慢走！

小姐 疯大爷，咱们俩先抬一桶，来回二里多地哪！多了抬不动！（找到木棍）你拿桶。

二春 （把桶递给疯子）不脱了大褂呀？省得溅上泥点子！

疯子 （接桶）我里边，没小褂，光着脊梁不像话！

小姐 呱唧呱唧呱唧呱。（同疯子下）

大妈 大哥，找个大夫看看吧？

赵老 有钱，我也不能给大夫啊！唉！年年总有这么一场，还老在这个时候！正是下过雨，房倒屋塌，有活作的时候，偏发疟子！打过几班儿呀，人就软得像棉花！多么要命！给我点水喝呀，我渴！

大妈 二春，掂掂火！

赵老 善心的姑娘，行行好吧！

四嫂 赵大爷，到药王庙去烧股香，省得疟子鬼儿老跟着您！

二春 四嫂，蚊子叮了才发疟子呢。看咱们这儿，蚊子打成团。

大妈 姑娘人家，少说话，四嫂不比你知道的多！（又坐下）

二春 （倒了一黄砂碗开水，送到病人跟前）您喝吧，赵大

爷！

赵老 好姑娘！好姑娘！这碗热水救了老命喽！（喝）

二春 （看赵老用手赶苍蝇，借来四嫂的芭蕉扇给他搨）赵大爷，我这可真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一去不回头！

大妈 别提她，那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把她养大成人，聘出去，她会不来看我一眼！二春，你别再跟她学，扔下妈妈没人管！

二春 妈，您也难怪姐姐。这儿是这么脏，把人熏也熏疯了！

大妈 这儿脏，可有活儿干呢！九城八条大街，可有哪儿能像这里挣钱这么方便？就拿咱们左右的邻居说，这么多人家里只有程疯子一个闲人。地方干净有什么用，没的吃也得饿死！

二春 这儿挣钱方便，丢钱也方便。一下雨，摆摊子的摆不上，卖力气的出不去，不是瞪着眼挨饿？臭水往屋里跑，把什么东西都淹了；哪样不是钱买的？

四嫂 哼，昨几个夜里，我蹲在炕上，打着伞，把这些背心顶在头上。自己的东西弄湿了还好说，弄湿了活计，赔得起吗！

二春 因为脏，病就多。病了耽误作活，还得花钱吃药！

大妈 别那么说。俗语说得好：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！”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，还没敢抱怨一回！

二春 赵大爷，您说。您年年发疟子，您知道。

大妈 你教大爷歇歇吧，他病病歪歪的！我明白你的小心眼里都憋着什么坏呢！

二春 我憋着什么坏？您说！

大妈 哼，没事儿就往你姐姐那儿跑。她还不唧唧咕咕，说什么龙须沟脏，龙须沟臭！她也不想想，这是她生身之

地，刚离开这儿几个月，就不肯再回来，说一到这儿就要吐；真遭罪呀！甭你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！我不再上当，不再把女儿嫁给外边人！

二 春 那么我一辈子就老在这儿？连解手儿都得上外边去？

大 妈 这儿不分男女，只要肯动手，就有饭吃；这是真的，别都是瞎扯！这儿是宝地！要不是宝地，怎么越来越人越多？

二 春 没看见过这样的宝地，房子没有一间整的，一下大雨就砸死人，宝地！

赵 老 姑娘，有水再给我点！

二 春 （接碗）有，那点水都是您的！

赵 老 那敢情好！

大 妈 您不吃点什么呀？

赵 老 不想吃，就是渴！

四 嫂 发疟子伤气，得吃呀，赵大爷！

二 春 （端来水）给您！

赵 老 劳驾！劳驾！

二 春 不劳驾！

赵 老 姑娘，我告诉你几句好话。

二 春 您说吧！

赵 老 龙须沟啊，不是坏地方！

大 妈 我说什么来着？赵大爷也这么说不是？

赵 老 地好，人也好。就有两个坏处。

二 春 哪两个？

四 嫂 （拿着活计凑过来）您说说！

赵 老 作官的坏，恶霸坏！

大 妈 大哥，咱们说话，街上听得见，您小心点！

〔天阴上来，阳光被云遮住。

赵老 我知道！可是，我才不怕！六十岁了，也该死了，我怕什么？

大妈 别那么说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！

赵老 作官儿的坏……

〔刘巡长，腰带在手中拿着，象去上班的样子，由门外经过。

大妈 （打断赵的话）赵大爷，有人……（二春急跑到大门口去看）二春，过来！

二春 （在门口）刘巡长！

四嫂 （跑到门口）刘巡长，进来坐坐吧！

巡长 四嫂子，我该上班儿了。

四嫂 进来坐坐，有话跟您说！

巡长 （走进来）有什么话呀？四嫂！

四嫂 您给二嘎子……

大妈 啊，刘巡长，怎么这么闲在呀？

巡长 我正上班儿去，四嫂子把我叫住了。（转身）赵大爷，您好吧？

大妈 哪儿呀，又发上疟子啦！

巡长 这是怎么说的！吃药了吗？

赵老 我才不吃药！

巡长 总得抓剂药吃！你要是老不好，大妈，四嫂都得给您端茶送水的……

二春 不要紧，有我伺候他呢！

巡长 那也耽误作活呀！这院儿里谁也不是有三有俩的。就拿四嫂说，丁四成天际不照面……

四嫂 可说的是呢！我请您进来，就为问问您给二嘎子找个地方学徒的事，怎么样了呢？

巡 长 我没忘了，可是，唉，这年月，物价一天翻八个跟头，差不多的规矩买卖全关了门，您叫我上哪儿给他找事去呢！

大 妈 唉，刘巡长的话也对！

四 嫂 刘巡长，二嘎子呀可是个肯下力，肯吃苦的孩子！您就多给分分心吧！

巡 长 得，四嫂，我必定在心！我说四嫂，教四爷可留点神，别喝了两盅，到处乱说去！（低声）前几个半夜里查户口，又弄下去五个！硬说人家是……（回头四望，作‘八’的手式）是这个！多半得……唉，都是中国人，何必呢？这玩艺，我可不能干！

赵 老 对！

四 嫂 听说那回放跑了俩，是您干的呀？

巡 长 我的四奶奶！您可千万别瞎聊啊，您要我的脑袋搬家是怎着？

四 嫂 您放心，没人说出去！

二 春 刘巡长，您不会把二嘎子荐到工厂去吗？我还想去呢！

四 嫂 对，那敢情好！

大 妈 二春，你又疯啦？女人家上工厂！

巡 长 正经工厂也都停了车啦！您别忙，我一定给想办法！

四 嫂 我谢谢您啦！您坐这儿歇歇吧！

巡 长 不啦，我呆不住！

四 嫂 歇一会儿，怕什么呢？（把疯子的板凳送过来，刘只好坐下）

赵 老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？作官的坏！作官的坏，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！大小的买卖、工厂，全教他们接收的给弄趴下啦，就剩下他们自己肥头大耳朵地活着！

二 春 要不穷人怎么越来越多呢！